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史記一百一十二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孔安國曰免苟

也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何晏曰格正也老氏

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

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

網嘗密矣索隱曰安索臆論云秦法密於疑脂然姦偽萌起其極也

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

沸索隱曰言本弊不除則其未難止也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

偷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

也必也使無訾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

漢興破觚而為圓

漢書音義曰觚方。索隱曰應劭云觚八稜有隅者高祖反秦之政

破觚為圓謂除其嚴法約三章目

斲雕而為朴

索隱曰應劭云削瑁為璞也晉灼云周弊也斲

理周弊之俗使反質樸也

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丞丞不至

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

韋昭曰在道德不在

嚴酷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

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

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

被戮其後有郅都審成之屬

郅都者楊人也

徐廣曰屬河東。索隱曰郅音質漢書云河東大楊人。正義曰括地志云故

楊城本秦時楊國漢楊縣城也今晉州洪洞縣也至隋為

楊唐初改為洪縣北故洪洞鎮為名也秦及漢皆屬河東

郡郅都墓在洪洞縣東南二十里漢書云郅都河東大陽

人班固失之甚也大陽今陝州河北縣是亦屬河東郡也

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

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

索隱曰案姬生趙王彭祖也

野彘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

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

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

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

濟南矚氏漢書音義曰音小兒癩病也。索隱曰荀悅音閑鄒氏劉氏音並同宗人三

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

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矚氏首惡餘皆股栗

曰矚矚戰搖也

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

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

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

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邳都遷為

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指丞相是時民

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

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

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

都桀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臨江王

既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

都索隱曰案中如字讀謂以法中傷之

都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

節拜都為鴈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

事匈奴素聞邳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邳都死

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邳都

索隱曰漢書作寓人象案中寓即

偶也謂刻木偶類人形也一云寄人形於木也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

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為漢法景帝曰

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

於是遂斬邳都

寧成者

徐廣曰寧一作寧

穰人也

徐廣曰屬南陽

以郎謁者事景

帝好氣為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

東溼薪徐廣曰一無此字駟案韋昭曰言急也。索隱曰操音七刀反操執也。滑賊任

威稍遷至濟南都尉正義曰百官表云都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

有丞秩比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若周之司馬而郵都為守始前數都

尉索隱曰數音所注反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郵

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

是善遇與結驪父之郵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

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為中尉正義曰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

繳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顏云余吾鳥名也王碑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道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

因以其公以效郵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

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

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

刑自以為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索隱曰解

音紀買反脫音他活一及謂脫缺缺也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

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賈貸買陂田千餘頃索隱

曰賈音食夜反賈賒也又音勢貸音天得反假負民役使數千家數年

會赦致產數千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

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

因姓周陽氏徐廣曰侯五年孝文六年國除。正義曰周陽故城在絳州聞縣東二十九里由

以宗家任為郎索隱曰案與國家有外戚姻事孝

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

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

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

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

治與汲黯俱為忤漢書音義曰堅忤也司馬安多之文惡漢書音義

曰以文法傷害人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徐廣

曰漢書作馮伏者賦。索隱曰案均等也茵車幕也言二人與由同載一車上不敢與之均茵賦也謂下之也馮音

由後為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

告言罪索隱曰風俗不通云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

刑自殺而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

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潁人徐廣曰屬扶風音台。正義曰音胎故潁

稷所封漢潁縣也以佐史補中都官正義曰若京都府史用廉為令

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

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

深漢書音義曰禹持文法深刻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

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太中大

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徐廣曰論一作編作見知吏傳

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徐廣曰爾時未為陵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

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

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蘇林曰謂傳囚

也爰易也以此書易其碎更鞫窮也張晏曰傳考證驗也爰書自證不如此言反受其罪訊考三日復問之知與前

辭同不也鞫一吏為讀狀論其報行也。索隱曰韋昭云爰換也占者重刑嫌有爰惡故移換獄書使他官考實之

故曰傳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鄧展曰罪備具其父見

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如淳曰決獄之書謂

律令父死後湯為長安吏父之周陽侯始為諸

卿時徐廣曰田勝也武帝母王太后之同母弟也武帝始立而封為周陽侯嘗繫長安湯

傾身為之韋昭曰為之先後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偏見湯

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大

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漢書音義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

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如淳曰大府幕府也茂陵尉主作陵之尉也韋昭曰大府公府武安侯

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

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

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

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刻於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為中尉徙

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

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

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

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

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韋昭曰制御人始為小吏乾沒

徐廣曰隨勢沈浮也駟案服虔曰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為乾失利為沒。正義曰此二說非也按乾沒謂無潤及

之而取他人也又云陽浮慕為乾心內不合為沒也與長安富貴田甲魚翁叔

之屬交私徐廣曰姓魚也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

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

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索隱曰乃請博士弟子

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李奇曰亭平也。索隱曰使之平疑

也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

而著讞決法廷尉繫令韋昭曰在板繫。正義曰按謂律令也古以被書之言上

所是著之為正獄以廷尉法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

應謝徐廣曰應一作權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

正義曰百官表云廷尉奏官有正左右監比百秩千石也按上即青湯應對謝之如上意必引正監掾史賢者

識如上意臣不用曰固為臣議如上書具臣臣弗用

愚抵於此蘇林曰王坐不用非常釋聞徐廣曰詔答

曰謂常見原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

乃正監掾史其為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

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

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

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只言雖文致法上財察

李奇曰先見上口於是在往往釋湯所言李奇曰湯口所言之欲與輕平也

湯至於大吏內行脩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

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

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

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闈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

排大臣自為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為御

史大夫徐廣曰元符二年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

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丞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

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正義曰緡音岷錢貫也武帝伐四夷國用不足故稅民出

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

忘食丞相取充位徐廣曰時李蔡莊青翟為丞相天下事皆決於

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于

宅船乘畜產奴婢等皆平作錢數每十錢一筭出一筭賈人倍之若隱不稅有告之半與告人餘半入官謂緡出此

今用鋤築豪強兼并富商大賈之家也一筭百二十文也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

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

忘食丞相取充位徐廣曰時李蔡莊青翟為丞相天下事皆決於

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于

史大夫徐廣曰元符二年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

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丞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

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正義曰緡音岷錢貫也武帝伐四夷國用不足故稅民出

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

忘食丞相取充位徐廣曰時李蔡莊青翟為丞相天下事皆決於

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于

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

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正義曰障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城置吏上守之以扞寇盜也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懼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

小吏時與錢通徐廣曰以利交及湯為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

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為御史中丞

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所愛史嘗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卧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以治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拊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道守官如淳曰太官之別也主酒湯亦治他囚道守官見謁居

弟欲陰為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官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張晏曰見知故縱以其罪罪之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正義曰朱買臣吳人也此時蘇州為會稽郡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而

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買臣楚士正義曰田末越王勾踐滅吳楚威王滅越吳之地總屬楚故謂朱買臣為楚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漢書曰田長短術與於六國時邊通學長短行長入短其語隱諷用相激怨剛暴彊人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誑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二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

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使捕案湯左田信等漢書曰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

正義曰言湯與田信為左道之交故言左田信等

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

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買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且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蘇林曰簿音王簿之簿悉責也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

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為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汗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毋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

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温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

剽為羣盜徐廣曰剽音扶乃曰反。索隱曰說文云剽劫人音數妙反。縱有

姊姁索隱曰李子奇音吁孟康音誦。以毀曹幸王太后王太后問

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

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漢書音義曰姁音煦縱姊名也。補上

黨郡中令索隱曰案謂補上黨郡中之令史失其縣名。治敢行少蘊藉

漢書音義曰敢行暴政而少蘊藉也。索隱曰蘊音
惛藉音才夜反張晏云為人無所避故少所假借也。縣無

通事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

不避貴戚以補案太后外孫脩成君子仲索隱曰案

王太后之女號修成君其子名仲上以竇憲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

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

亦為郎以勇悍從軍取深入有功為岸頭侯徐廣

曰受封五年與淮南王女凌及受財物國除寧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

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

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

成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漢書

音義曰隸閱也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

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

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案

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

亡徐廣曰孔暴三姓大族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

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為廷史軍數

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

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

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補鞠曰為死罪

解脫漢書音義曰一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桎

桎鉗楮加罪一等為人解脫與同罪縱鞠相贖餉

者二百人為解脫死罪盡殺也

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

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索隱曰案謂豪猾之人干豫吏政故云佐吏為理也

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

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徐廣曰鷙鳥將擊必張羽毛也

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乃以縱

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為不

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

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

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閭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

放郵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志亦隱曰六年百七

忽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

嗾之徐廣曰嗾音術至冬楊可方受告緡韋昭曰人有告

方受之索隱曰緡錢貫也漢氏有告緡令楊可縱以

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索隱曰謂水天子

聞使杜式治以為發格沮事漢書音義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及入其

財物縱捕為可使者此為發格詔書沮已成之事索隱曰格音閣棄縱市後一歲張

湯亦死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徐廣曰屬馬翊少時椎埋為姦徐廣曰推殺人而埋

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為吏以治

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

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
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
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
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
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
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今
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
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
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
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

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
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
郡國梨來索隱曰梨音梨犁犁牛也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

乎今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
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

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徐廣曰有殘刻之名。索隱曰案漢書作徒請召猜

禍吏服虔曰徒但也清惡也應劭曰猜疑也取吏好猜疑人作禍敗者而使之與從事河內則

楊皆麻戊徐廣曰一云麻成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為內

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

尹齊為中尉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

索隱曰茌平音仕疑反

以刀筆稍遷至

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

斬伐不避貴戚遷為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

以為能遷為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

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

上復徙温舒為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為主爵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

漢書音義曰千夫古五大夫武帝軍

用不足令民出錢穀為之河南守案舉以為能遷為御史使督

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為敢摯行稍遷至主爵

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

軍有功封將梁侯為荀彘所縛

徐廣曰受封四年征朝鮮眾贖為庶

人索隱曰案漢書云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為彘所縛還免為庶人病死

居久之病死

而温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辯

索隱曰温舒音昏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

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為萬略吏苛察盜

賊惡少年投鉞

徐廣曰音項器名也如今之投書函中索隱曰鉞受投書之器入不可出三倉

音胡購告旦旦盜置伯格長

徐廣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宅落皆誤督

長也。索隱曰伯音日阡陌格音村落言阡陌村落比置長也

以牧司女奴盜賊温舒

為人調善事有執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

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

巧詆下戶之猾以煮大豪

君音熏。索隱曰案熏猶熏炙之謂下戶之中有奸猾之

人人令案未之以熏遂大姦也

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

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

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聲與稱治治數歲

其吏多以權富温舒擊東越還

徐廣曰元鼎六年出會稽破東越

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

作通天臺

正義曰漢書元封三年三輔舊事云起甘泉通天臺高五十九丈

而未有入

温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為少

府徙為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

復為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

漢書

音義曰發兵伐大宛

詔徵豪吏温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

變告温舒受負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

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

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時

而五族乎温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

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

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下去歸葬

徐廣曰尹

齊死未及斂恐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

自温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

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温

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

政楚有殷中

徐廣曰殷一作假人亦有姓假者也

杜少齊有徐勃燕

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入擅自

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

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掠鹵

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

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

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

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

誅通飲食坐連諸郡其著數千人數歲乃頗得

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

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

漢書音義曰沈藏匿也命亡逃也○索隱曰服

虔云沈匿不發覺之

法章昭云沈沒也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

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

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

使其不言故盜賊浸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

法焉

徐廣曰詐為馬也又言無盜賊也

減宣者揚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

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大廐

丞

正義曰百官表云大僕屬官有大廐各五丞一尉也

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

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

詆殺者其眾稱爲敢決疑數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爲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爲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爲經中廢爲右扶風坐怨成信漢書曰成信宣吏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正義曰今岐州岐縣北時屬右扶風格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爲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杜周者正義曰杜氏譜云字長孺南陽杜衍人索隱曰地名也義縱爲

南陽守以爲爪牙舉爲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

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文穎曰邊卒多亡也或曰郡縣太守有所亡失

也所論殺甚眾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

更爲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

內深次骨李奇曰其用罪深刻至骨○索隱曰次至也宣爲左內史周

爲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

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寃

狀客有讓周曰君爲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漢書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

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

周曰三尺安出哉前王所是著爲律後王所是

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

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

如淳曰郡吏郡太守也孟康曰舉之廷尉以章劾付廷尉

治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

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

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

獄久者至更數赦

張晏曰詔書赦或有不從此令

十有餘歲而相

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

索隱曰案大抵猶大也盡詆者盡王也以上廷

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

萬餘人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

衛皇后呂比弟子刻深天子以為盡力無私遷為

御史大夫

徐廣曰天漢二年為御史大夫四歲太始三年卒

家兩子夾河為

守其治豈不酷皆其於王温舒等矣杜周初徵為

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

孫尊官豈不此言累數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邳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

聲然邳都何仇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

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

趙禹時埤以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

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寔漫以耗廢九卿碌碌

奉其官以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

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污者足以為戒徐廣

曰一本無六略教道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

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

當暴挫宦墨漢李貞檀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

駱壁推心徐廣曰一作成○索隱曰推音直追河東

褚廣妄劾京北無忌馮翊殷周蝮螫索隱曰蝮音

以言苛酷北水衡閹奉扑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

數哉

索隱述贊曰太上失德法令滋起破觚為圓

禁暴不止姦偽斯熾慘酷爰始乳獸揚威倉
鷹側視舞文巧詆懷生可恃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史記百二十二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史記一百二十三

索隱曰案此傳合在西南夷下不宜在酷吏游俠之間斯蓋並司馬公之殘缺褚先生補之失也幸不深尤焉

大宛之跡

正義曰漢書云大宛國去長安萬二千五百里東至都護治西南至大月氏南亦至

大月氏北至東居括地志云率都沙那國亦名蘇對沙那國本漢大宛國。索隱曰宛音苑又於表反見自

張騫張騫漢中人

索隱曰陳壽益部耆舊傳云騫漢中成固人

建元中

為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

王

正義曰氏音支涼其肅瓜沙等州本月氏國之地漢書云本居祁煌祈連間是也

以其頭為

飲器

韋昭曰飲器榼也單于以月氏王頭為飲器晉灼曰飲器虎子之屬也或曰飲酒器也。正義曰

漢書匈奴傳云元帝追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與匈奴盟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立盟

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
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索隱曰更經也

乃募能使者塞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音美

故胡奴甘父漢書音義曰堂邑氏姓胡奴甘父字。索隱曰案謂堂邑縣人家胡奴各甘父也下

云堂邑父者蓋後史家徒省唯稱俱出隴西經匈奴

索隱曰謂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

在五只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

留塞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塞騫持漢節不失居匈

奴中益寬塞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

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塞騫喜問

曰若欲何之塞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

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

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塞騫索隱曰謂

為發道導繹抵康居索隱曰發道導謂發驛令人導也

也居音渠。正義曰抵至也居其居反括地志云康居國

康居傳致大月氏正義曰此大月氏在大宛西南於

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王徐廣曰一

云夫人為王夷狄亦或女王。索隱曰既臣大夏而居

地肥饒少索隱曰居作君謂月氏以大夏為臣而為之地

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塞騫從月

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

漢書音義曰要領要契。索隱曰小

頗以為要衣要領凡持衣者必執要與領言塞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劉氏云不得其要害然頗是其意於文字為疏者也

留歲餘還並南山

正義曰並白浪反南山即連終南山從京南東

至華山過河東北連延至海即中條山也從京南連接至葱嶺萬餘里故云並南山也西域傳云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

欲從羌中歸

正義曰說文云羌西方牧羊人也南方蠻閩從虫北方狄從犬東貊

從豸西方羌從羊

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

徐廣曰元朔三年一

左谷彘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塞與胡妻及

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塞為太中大夫堂邑父

為奉使君

索隱曰堂邑父之官號也

塞為人彊力寬大信人蠻

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

初塞行時百餘人去十二歲唯二人得還塞身

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

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

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

蒲陶酒多善馬

索隱曰案外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人衆大秦寶衆月氏馬衆

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

漢書音義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

母馬置其下與父生駒汗血因號曰天馬子

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

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

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

則扞采于寘

徐廣曰漢紀曰拘彌國去于寘二百里。索隱曰扞采國名也音汗彌寘音田又音

段漢紀謂荀悅所說漢紀拘音俱彌即采也則拘彌與扞采同是一名也于寘之西則水皆

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索隱曰鹽水也

北得水為河塞外得水為海也。正義曰漢書云鹽澤王

門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皆潛行地下南出於

積石山為中國河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湖澤一名鹽澤

亦名輔日海亦名穿蘭亦名臨海在沙州西南玉門關在

沙州壽昌縣西六里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索隱曰案

漢書西南夷傳云河有兩源一出於崑崙山一出於寘山

經云河出崑崙東北隅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葱

嶺山于寘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湖澤已而復行積石

為中國河湖澤即鹽澤也一名蒲昌海西域傳云于寘在

南山下與郭璞注山海經不同多玉石河注中國而

樓蘭姑師正義曰二國名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

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

長城南接羌禺漢道焉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徐廣曰隨畜與

匈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

其羈屬不肯往朝會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

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

月氏東羈事匈奴

奄蔡正義曰漢書解詁云奄蔡即鹽蘇也魏略云西與

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罽罽乃北海云

羈屬康居也

大月氏

正義曰萬震南州志云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遠國王稱天子國中騎乘常數十萬匹城郭

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色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瑋珠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東秦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眾中國為人眾秦為寶眾月氏為馬眾也在大宛西可二千里居媯

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

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

時彊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

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始月氏居敦煌

祁連間正義曰初月氏居敦煌以東祁連山以及為

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

媯水北為王庭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

號小月氏

安息

正義曰地理志云安息國京西萬一千二百里自西關西行三千四百里至河蠻國西行三千六百

里至斯賓國從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行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東海乃通大秦國漢書云北康居東烏戈山離西條枝國臨媯水土著以銀為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在大月氏西

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

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為大

國臨媯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

千里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索隱曰漢書云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荀悅

云幕音慢無文面也張晏云錢之文面作人乘馬錢之幕作人面形韋昭云幕錢背也包愷音慢王死

輒更錢效王面焉畫革旁行以為書記漢書音義曰橫

行為書記。索隱曰畫音獲小顏云革皮之不柔者韋昭云外夷書皆旁行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旁行不直下也

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正義曰上力奚反下巨言反又巨連反後

漢書云大秦一名犁鞞在西海之西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四百餘所土地金銀奇寶夜有光璧明月珠駭雞犀

火浣布珊瑚琥珀琉璃玳瑁朱丹青碧玳瑁之物率出大秦康氏外國傳云其國城郭皆青水精為及五色水精為

壁人民多巧能化銀為金國土市買皆金銀錢萬震南州志云大家屋舍以珊瑚為柱琉璃為牆壁水精為礎焉海

中斯調州上有木冬月往剥取其皮績以為布極細手中齊數匹與麻焦布無異色小青黑若垢汚欲浣之則入火

中便更精潔世謂之火浣布秦云定重參問門樹皮也括地志云火山國在扶風南東大湖海中其國中山皆火然

火中有白鼠皮及樹皮績為火浣布魏略云大秦在安條支西大海之西故俗謂之海西從安息界乘船直載海西

遇風利時三月到風遲或一二歲其公私官室為重屋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陸到其國人民相屬十里

一亭三十里一置無盜賊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宋膺異物志云秦之北附庸小邑有羊黑白然生於

土中候其欲萌築墻繞之恐獸所食其臍與地連割絕則死擊物驚之乃驚鳴臍遂絕則逐水草為羣又大秦金二枚皆大如瓜擲之滋息無極觀之如用則真金也括地志云小人國在大秦南人繞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

秦衛助之即焦僥條枝索隱曰漢書作犁牛續漢書一國其人穴居也條枝名大秦三國並臨西海後漢書云西海環其西惟西北通陸道然

漢使自烏弋以還莫有至條枝者在安息西數千里

臨西海暑濕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正義曰漢書云

條支出師子犀牛孔雀大雀其卵如甕和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蒲屈獻師子大鳥世謂之安息雀廣志云鳥鴉鴛

身蹄駱色蒼舉頭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卵大如甕

人眾甚多往往有小君

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國善眩應劭曰眩相詐惑○正義

曰顏云今吞刀吐火種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

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

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索隱曰魏略云弱水在大秦西玄中記云天下之弱者有

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載也山海經云玉山西王母所居穆天子傳云天子觴西王母瑤池之上括地圖云崑崙弱水非乘龍不至有三足神鳥為王母取食也。正義曰此弱水西王母既安息是安長安者老傳聞而未嘗見後漢書云桓帝時大秦國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近西王母處幾於日所入也然先儒多引大荒西經云弱水有二源俱出女國北阿耨達山南流會於女國東去國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阿耨達山即崑崙山也與大荒西經合矣然大秦國在西海中島上從安息西界過海好風用三月乃到弱水又在其國之西崑崙山弱水流在女國北出崑崙山南其國北山崑崙山南女國在干真國南二千七百七百里干真去京九千六百七十里計大秦與大崑崙山相去幾四五萬里非所論及而前賢誤矣此皆據漢括地論之循恐未審然弱水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民及大月

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

毒國徐廣曰身或作齒又作訖。索隱曰身音乾毒音篤子孟康云即天竺也所謂浮圖胡也。正義曰一

各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濕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以戰其民弱月氏脩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土有象犀璆瑁金銀鐵錫鉛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明帝夢金人長大項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大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至中國畫形像焉萬震南州志云地方二萬里佛道所出其國王居城郭毀皆彫丈刻鏤街曲市里各有行列左右諸大國凡十六皆共奉之以天地之中也浮屠經云臨鬼國王生隱屠太子父曰屠頭邪母曰莫邪屠身色黃髮如青絲乳有青色瓜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右脅出生有髮隨地能行七步又云太子生時有二龍王夾左右吐水一龍水暖一龍水冷遂成二池今猶一冷一暖初行七步處琉璃上有太子脚跡見在生處名祇洹精舍在舍衛國南四里是長者須達所起又有阿輸

迦樹是夫人所攀生太子樹也括地志云沙祇大國即舍衛國也在月氏南萬里即波斯匿王浚處此國其九十種知身後事城有祇樹給孤園又云天竺國有東西南北中央天竺國國方三萬里去月氏七千里大國隸屬凡二十一天竺在崑崙山南大國也治城臨恒水又云阿耨達山亦名建末達山亦名崑崙山水出一名拔邑利水一名恒伽阿即經稱河者也自崑崙山以南多是平地而下濕土肥良多種種稻歲四熟留役馳馬米粒亦極大又云佛上初利天為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飲見佛即刻牛頭旃檀象置精舍內佛坐此像象是眾像之始後人所法也佛上天青梯今變為石沒入地唯餘十二磴盤問二尺餘彼蒼老言梯入地盡佛法滅又云王舍國胡語曰罪悅祇國其國靈鷲山胡語曰老耆闍崛山是青石石頭似鷲鳥名耆闍鷲也崛山石也山周四十里外周圍水佛於此坐禪及諸阿難等俱在此坐又云小孤石石上有石室者佛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一以指畫各其跡尚有又於山上起塔佛昔將阿難在此上山四望見福田塞驛疆畔因制七條衣割截之法於此今袈裟衣是也

曰臣在大夏時見印竹杖蜀布

正義曰印都中山出此竹因名中竹節高

實中或寄生可為杖布土蘆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

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

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

以戰其國臨大水焉正義曰大水河也以塞驛度之大夏

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

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

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

蜀宜徑如淳曰徑疾也或曰徑直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

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

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

兵疆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

則廣地萬里重九譯正義曰言重重九遍譯語而致致殊俗威

德偏於四海天子欣然以蹇言為然乃令蹇因

蜀捷為正義曰捷其連捷為郡今戎發間使四道並

出出駢出冉出徙徐廣曰屬蜀漢嘉。索隱曰李奇云徙音斯蜀郡有徙縣。正義曰戎

州向州等冉駢之地戎州西北也出邛棘正義曰棘蒲北反徙在嘉州邛今邛州棘今雅州皆在戎

州西南也皆及行二千里其北方閉氐笮服虔曰皆夷名漢使見閉

於夷也。索隱曰韋昭云笮縣屬越雋音昨案南越破後

敦作侯作笮都為沈黎郡又有定笮縣。正義曰氐今成

州及武等州也笮白菴羌也皆在戎州西北也南方閉雋昆明正義曰雋州及南昆明夷

也皆在戎州西南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敗漢

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

曰滇越徐廣曰一作城。正義曰昆郎等州皆滇國也其西南滇越越雋別通號越細分而有雋滇等

也而蜀賈毋出物者或云焉於是漢以求大夏

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

之及張蹇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蹇以

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

乃封蹇為博望侯索隱曰案張蹇封號耳非地名小顏云取其能博廣瞻望也尋武帝

置博望苑亦取斯義也。正義曰地理志南陽博望縣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

年蹇為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

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蹇後期當斬贖為庶

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索隱曰漢書父名難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嗛肉蜚其上徐立黃曰讀嗛與街同酷吏傳義單于怪以為神而收

嗛字。索隱曰兼音街蜚亦飛字

狼往乳之

單于怪以為神而收

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

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為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執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二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

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塞既至烏孫
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塞大慙知蠻夷
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
其他如故塞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
漢遣公羽主爲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
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
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塞不得其
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彊善將衆
將衆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爲太子太子有子曰
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

娶爲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
岑娶爲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
諸昆弟將其衆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
恐大祿殺岑娶予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
萬餘騎自備國衆分爲二而其大摠取羈屬昆
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塞塞因分遣副使
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犂朶
及諸旁國烏孫發道譯送塞塞還塞與烏孫遣
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
塞還到拜爲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

見漢人眾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
歲餘塞為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

來晉灼曰其國人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

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如淳曰質誠信也博望侯有誠

信故後使稱其意以喻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

塞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

孫若徐廣曰漢書作及若若意義亦及也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

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為昆

弟天子問羣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

女初天子發書易漢書首義曰發易書以下云神馬當從西

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

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

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徐廣曰屬金城初置酒泉郡以通

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

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

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

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

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

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

是置益州越雋牂牁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

通大夏李奇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吕越人等

歲十餘輩出此初郡索隱曰初郡謂越雋岐山等郡也謂之初者後皆叛而併廢之

也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為所殺奪幣財終莫能

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數

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

使者徐廣曰元封二年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

昆明復為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

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

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

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

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具備人

眾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

失指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

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

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

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

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

人有言輕重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如淳曰外國人人自言數為漢使所侵易

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

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

乏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

徐廣曰即車師

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

徐廣曰恢一作怪

而匈

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

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

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河水欲

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

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

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為浞野侯

徐廣曰元封三年

王

恢

徐廣曰為中郎將

數使為樓蘭所苦言曰天子天子發兵

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為浩侯

徐廣曰捕得車師王元封四年

封浩侯

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

昔年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素

隱曰韋昭又云玉門縣名在酒泉。正義曰括地志云沙州龍勒山在縣南百六十五里玉門關在縣西北百一十

里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

主

漢書曰江都王建女

往妻烏孫王昆莫以為右夫人

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昆莫曰

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

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女息女息王令將

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

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

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

于漢

素隱曰韋昭云眩人變化惑人也魏略云黎軒多奇幻口中吹火自縛自解小顏亦以為今之吞刀

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

及宛西小國驩潛大益宛東

姑師扞采蘇薤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

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

采來

瓚曰漢使采取將持來至漢

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

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

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

給之以贖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觥抵出奇戲諸

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

觀名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

其眩者之工而觥抵奇戲咸增變其甚益興自

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

尚驕恣晏然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

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

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

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

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

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

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

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

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
蒲萄首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
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頰善市
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
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徐廣曰多作錢字又或作鐵字及漢
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為
器不用為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
熟於天子漢書音義曰少從不如計也或云從行之微者也進熟美語如成熟者也言曰
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
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

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

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服虔曰水名道從外水中如淳曰道絕遠無穀草

正義曰孔文祥云鹽鹽澤也言水窮遠或致風波而數敗也裴矩西域記云在西州高昌縣東南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磧之地水草難行四面危道路不可准記行人唯以人畜骸骨及馳馬糞為標驗以其地道路惡人畜即不約行曾有人於磧內時聞人與聲不見形亦有歌哭聲數失人瞬息之間不知所在由此數有死亡蓋鹽魅魍魎也

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

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乏食

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

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亡心言如淳曰馬

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

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為軍止故浩侯王恢使導軍

徐廣曰故先受封一年坐使酒泉橋制國除音尺者反又尺者反

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

而李哆為校尉制軍事

索隱曰哆

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眾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討至郁成尚不能舉况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燉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

二萬餘於匈奴

徐廣曰太初二年趙破奴為浚稽將軍二萬騎擊匈奴不還也

公卿

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

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屬輕漢而宛善

馬絕不來烏孫命頭易苦漢使矣

晉灼曰易輕

為外

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

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燉煌者六萬

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二萬餘匹驢騾橐

它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

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

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

徐廣曰空一作穴蓋以水蕩敗其城也言空者令城中渴乏

益發戍甲卒十八萬

酒泉張掖北至居延休屠以衛酒泉

如淳曰立一縣以衛邊也

或曰置二部都尉以衛酒泉

而發天下七科適

正義曰音譙張晏云吏有罪一亡命

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武帝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適出朔方也

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乾煌而拜

習馬者二人為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

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

出食給軍至命頭命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

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

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

行政郁成恐留行而今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王母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母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其王母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孰計之何從是

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高處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所為來誅首惡者母寡母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為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為昧蔡以為宛王索隱曰昧蔡大宛將昧音未蔡先葛反與盟而罷與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燉煌西以為

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曰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如淳曰時多別將故四人相謂曰郁成一譌貳師為大將軍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

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齧頭弟桀等遂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為質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為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眾天子為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為海西侯又

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為新時侯軍正趙始成為光祿大夫上官桀為少府李哆為上黨太守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本奮行者官過其望漢書音義曰奮迅自樂入行者以適過行者皆絀其勞徐廣曰奮行者及以適行者雖俱有功勞今行賞計其前有罪而減其賜故曰絀其勞也絀抑退也此卒以適行故功勞不足重所以絀降之不得與奮行者齊賞之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死立昧蔡為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毋寡昆弟曰蟬封為宛王而遣其

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

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

宛之威德而燉煌置徐廣曰一本無置字酒泉都尉徐廣曰一云置

都尉又云燉煌有淵泉縣或者酒字當為淵字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命

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

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

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

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

本紀所謂崑崙崑崙者乎鄧展曰漢以窮河源於何見崑崙崑崙尚書曰導河積石是為河

源出於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於崑崙也。○索隱曰惡音烏烏於河也。睹見也。言張騫窮河源至大夏于真於何見河出崑崙乎。謂禹本紀及山海經為虛妄也。然案山海經河出崑崙東北隅西域傳云南出積石山為中國河積石本非河之發源。猶尚書導洛自熊耳。然其實出於葱嶺山。乃東經熊耳。今推此義。河亦然矣。則河源本崑崙而潛流至于閩。又東流至積石始入中國。則山海經及禹貢各互舉耳。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所有放哉如淳云放蕩迂闊信耳而荀悅作放効失之矣

索隱述贊曰大宛之迹元因博望始究河源旋窺海上條枝西入天馬內向葱嶺無塵鹽池息浪曠哉絕域往往亭障

大宛傳終

